研讨实录

第 159 期

159

许宪春:中国 2023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24 年展望

座谈会:"产能过剩问题"与应对措施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917号807室 Address: Rm 807, 917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邮編: 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 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 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 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四年五月

序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 1993 年,是一个围绕发展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非赢利的公益组织,旨在推动改革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各种公开或闭门的研讨会,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见解提供交流的平台。

基金会每月举办一次"上海发展沙龙",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并与听众交流。沙龙已成为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基金会不定期地举办小范围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 座谈会,主要关注中国中长期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根据 不同主题,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提倡讨论和争辩。

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举办两次"宏观经济论坛", 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判断我国当年的经济形势,展 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基金会每年与其他机构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基金会每年还与其他机构合办"上海货币论坛",对货币问题进行研讨。

基金会每年举办"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全球经济、金融进行研讨,这也已成为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我们把上述各类研讨活动的主要内容进行整理,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发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尽量将研讨活动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举办的研讨活动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

P30 3 12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二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 3 月 20 日合办了第 184 期上海发展沙龙,著名统计学者许宪春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中国 2023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24 年展望"的演讲。他从生产角度、需求角度、收入角度、价格角度来概括当前经济形势。他指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是:需求偏弱,房地产市场恢复乏力,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市场依旧疲软。当前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经济增速较快,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服务业恢复明显,新经济新动能仍然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宏观政策可操作空间较广。对 2024 年的判断是: GDP 增长 5% 左右; 工业增速有望保持回升走势,服务业将保持较快增长;消费需求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会有所提升,净出口需求走势存在不确性;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保持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有望持续改善。

基金会 4 月 26 日举办了第 77 期系列座谈会,与会专家 学者包括 WTO 前副总干事易小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崔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前校长孙 海鸣、德意志银行(中国)前董事长高峰、上海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张永安等,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了研讨会。专家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包括:不要陷入产能过剩的话语陷阱。欧美对我们产能过剩的指责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实质上是大国博弈的方式,是设立贸易壁垒的托词。对贸易伙伴国以产能过剩为名打压我企业的保护主义举措,我们应明确反对和据理力争,保留采取反制的权利,维护我们的应有权益。我国可在多边经贸、金融、发展机构及 G20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建立一个既有利于自己发展、也有利于全球持续发展的新规则体系。我们应该建设性地应对西方对我们的指责,让国际社会觉得跟中国合作是更为有利的。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目 录

许宪春: 中国 20	23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5 2024 年展望…1
"产能讨剩问题"	与应动进施	27



中国 2023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24 年展望

许宪春 著名统计学者

上海发展沙龙第 184 期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今天晚上沙龙的内容是一个主题演讲。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许宪春先生,他长期从事统计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关于我们国家去年 2023 年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对于今年 2024 年形势的展望。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欢迎。

许宪春(著名统计学者):谢谢乔会长的介绍。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也感谢上海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中国 2023 年经济形势分析和 2024 年的展望"。

我准备和大家交流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 2023 年经济运行的特点。第二是当今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三是当今经济发展之中的一些有利条件,第四是对明年状况做一个展望。

首先看一看 2023 年的经济运行特点。讲经济运行形势, 很多专家有不同的讲法。我根据自己长期从事统计工作的 经验,总结出一个小的框架,我会从生产角度、需求角度、



收入角度、价格角度来概括当前经济形势,包括对 2024 年的经济展望,我也用这个框架来给大家介绍。从生产角度,实际上就是从 GDP 和三个产业增加值以及各主要行业增加值的增长情况来看。从需求角度,就是三大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人口需求的数据表现。从收入角度,实际上讲三大经济主体,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怎么样变化,因为这对消费、投资都有影响。从价格角度,主要是从生产领域的价格和消费领域的价格。生产领域价格主要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消费领域的价格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是 CPI。所以我是用这四个方面,来概括一下 2023 年经济运行的特点。

从生产角度看, 我认为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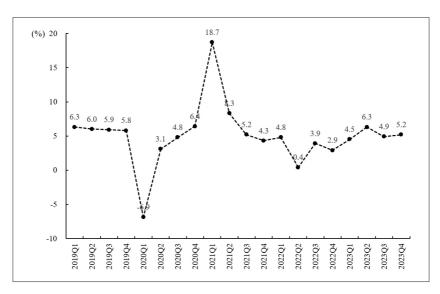


图 1: 2019—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实际增长率



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速在持续恢复。我们从图 1 中可以看到,202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全年是 5.2%,一季度是 4.5%,二季度 6.3%,三季度是 4.9%,四季度是 5.2%。第二季度比较高一些,2022 年二季度只有 0.4% 的增长,所以它是受基数的影响比较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是以同比为主,同比为主受基数的影响比较大。去年的经济是向上的走势,今年的经济走势是什么样呢?今年 1、2 月份有一些数据表现不错,像工业、服务业。2024 年的经济走势到底是什么状态?我觉得不能不考虑基数的影响。

第二个特点是第二产业的增速在持续恢复,对经济增速作出重要贡献。其实第二产业增长并不高,4.7%的增长低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但是第二产业是往上走的趋势,一季度是3.3%,二季度是5.2%,三季度是4.6%,四季度是5.5%。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2022年二季度上海、北京是非常低的,所以2023年二季度比较高是受这个基数影响。如果剔除这个影响,它是逐步上升的。GDP增速逐级上升是受什么影响呢?主要是二产。二产主要受什么影响呢?主要是工业。工业全年增长了4.2%,但是一季度只有2.9%的增长,二季度4.5%,然后4.2%、5.2%。如果剔除基数影响,它就是逐级上升。所以,由于工业的逐级上升的走势,对GDP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这种上涨的趋势实际上是工业导致的。

第三产业实际上对经济增速贡献最大,是 5.8% 的增长,比上一年高了 2.8 个百分点,比经济增速高了 0.6 个百分点,所以是把 GDP 往上拉的。但是它的走势和第二产业



不一样,一季度 5.4%,二季度 7.4% 比较高也是受基数的影响,三季度 5.2%,四季度 5.3%,我们把第二季度去掉,基本是打平的,没有一个向上的走势。它起到把 GDP 往上抬的重要作用,但是把 GDP 的增速往上拉实际上是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起的主要作用。

第三产业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是接触性服务,特别是住宿和餐饮业增长了14.5%,速度比较快。第二个比较特殊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1.9%。这个行业比较特殊,这几年疫情期间一直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这个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新的动力。

是从生产角度,其特点是:经济在往上走,呈恢复的态势。经济的恢复谁起主要作用?主要是第二产业。然后第三产业实际上把整个 GDP 往上拉,各季度都是它往上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一样,一个是对趋势起主要作用,一个是整个往上拉。

我们再从需求角度看。消费需求的作用明显提升,对经济增长作出主要的贡献。2023年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82.5%,8成以上经济增长是消费拉动的,比上年提高了43.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即5.2个百分点中4.3个百分点是消费拉动的,比上一年提高了3.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上一年明显提升。四个季度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所以在202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比较突出的。根据住户调查的数据,居民消费支出这部分名义增长9.2%,实际增长9.0%,



这个增速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上一年的基数是很低的,两年 平均并不高。所以如果两年平均的增速上看,仍然没有恢复 到疫情前的水平,还有一定的潜力。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去的年波动也是很大的,基本上是一种上涨的走势,并和政府消费支出密切相关的,比如 说教育、国防是增长的,所以它对消费也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最终消费支出,一个是居民消费支出,一个是政府消费 支出。居民消费支出的贡献是最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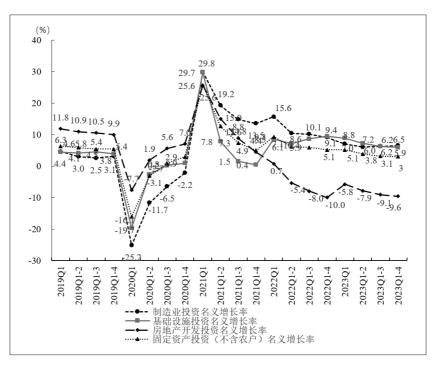


图 2: 2019—2023 年分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名 义增长率



投资需求的贡献率明显回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不足的。2023年的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8.9%,不足三成,比上一年回落了17.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比上一年提高0.1个百分点。2023年经济增长是5.2%,2022年是3%,整个GDP上升了2.2百分点,投资需求的贡献只比上一年多了0.1个百分点,它的贡献还是很低的。而且这四个季度投资需求的贡献率是回落的走势。

在固定资产投资里有三大领域,一个是制造业投资,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就是房地产开发投资。这三大领域的投资占整个投资的 70% 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投资的走势。

制造业投资增长还是不错的,是 6.5%,但是比上年回落得比较明显。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5.9%,比上一年也是回落的。这两大领域的投资都在 6% 左右,但是为什么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只有 3% 的增长呢?那就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在2022 年下降了 10% 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 9.6%,这两年的回落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没有房地产开发投资往下拉动,基本上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在 6% 左右,那还是不错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少,是 2.8% 的增长。2009 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增长是 25.7%,有的年份达到 30%,但是 2023 年只有 2.8% 的增长,就是从 25% 降到 2.8%,这个回落的幅度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向下拉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房地产业的增速,从生产角度是负的,从投资角度也是负的。从销售,



不管是销售面积还是销售额,都下降幅度比较大,所以对整 个经济的影响比较突出。

进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 11.4%,比上一年回落 25.3% 个百分点。上一年还对经济增长有拉动,在整个疫情期间是出乎意料的,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但是 2023 年掉下来了,向下拉动 GDP 有 0.6 个百分点,否则经济增长可能是 5.8% 左右,接近 6% 的增长,还是不错的。我们知道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 6%,如果 2023年能达到 5.8%,那就相当不错了,所以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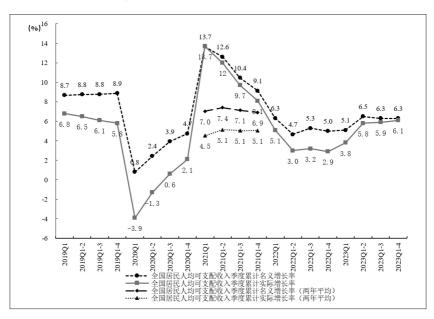


图 3: 2019—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累计同 比名义和实际增长率



我们再从收入角度看(图3),居民收入这几年波动是非常大的,但是在2023年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名义增长都在6%左右,还算是不错的一种增长,当然和疫情前还是差距比较大的,对消费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如果收入增速还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你很难保证消费的增速达到疫情前的水平,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说明消费还难以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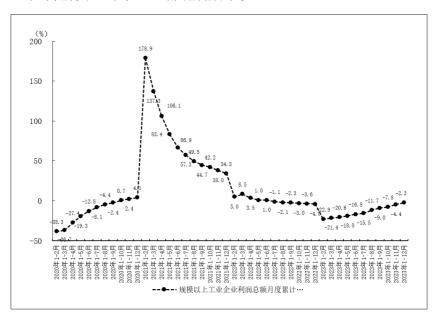


图 4: 2020—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月度累计 名义增长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这两年波动也非常大(图 4)。 在 2023 年的表现就是降幅在不断收窄,1月份到3月份是 下降 21.4%,然后全年下降 2.3%,整体是下降的。工业企



业的生产经营整体上来看,还是比较困难的。有一些企业增长的非常好,但是毕竟是少数企业,多数企业生产经营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不细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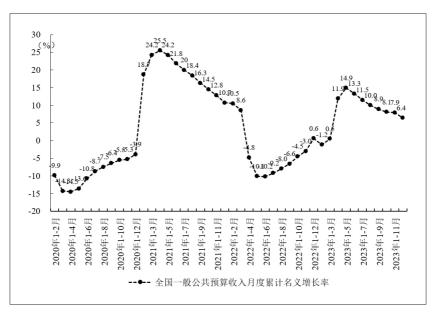


图 5: 2020—2023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月度累计同比 名义增长率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图 5)这几年波动也是非常大的。总的来看,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6.4%,还是不错的,但是它有一个上年同期增值税大规模退税的影响,如果剔掉这个只有1%点多的增长。

价格角度,CPI 从尾部上可以看到回落的走势,整个2023年只有0.2%的上涨。近些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都是在3%左右。实际上2023年只有0.2%,这说明什么呢?说



明我们的消费需求是不足的。正常的情况下 2% 到 3% 之间是比较合适的。美国现在通胀率很高,它的目标也是到 2%。不会降到 0,降到 0 一定是经济不好,保持 2% 左右的上涨率是比较好的。所以这 0.2% 说明消费需求不足。影响它的有三个大的方面,一个是食品,食品价格由上年上涨 2.8%转为下降 0.3%,主要是猪肉和鲜蛋价格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能源价格由上年上涨 11.2% 转为下降 2.6%,这个应该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把食品和能源价格去掉,国际通用的核心 CPI 上升了 0.7%,而且在各月度之间是比较平衡的,0.6% 到 0.8% 之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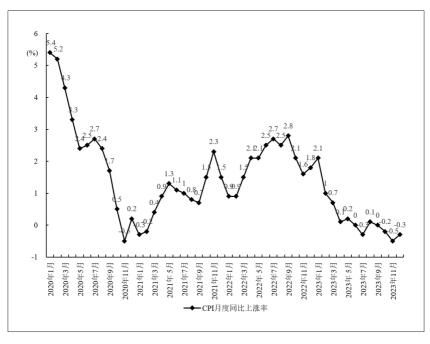


图 6: 2020-2023 年 CPI 月度同比上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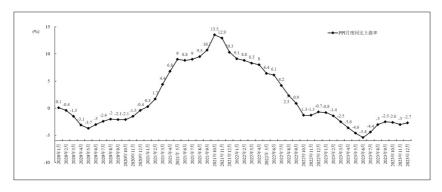


图 7: 2020—2023 年 PPI 月度同比上涨率

图 7 是生产领域的价格,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这个波动也很大,最高点在 2021 年 10 月份 13.5%上涨,那时候工业企业的利润是非常好的。但是在 2021 年 11 月份之后不断回落,一直到去年 6 月份下降到 5.4%,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得比较厉害。到 6 月份之后降幅有所收窄,这是比较好的。全年下降 3%,也是降幅比较大的,我们希望它今年不下降。CPI 对居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影响比较大,PPI 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也希望它降幅收窄,能逐渐转正。

现在中国工业的生产能力是比较强的,消费需求又是不足的,所以很多工业上游产品的价格变动,是被中下游所吸收了,包括上游价格上涨非常高的时候,涨幅也被下游吸收了,传递不到 CPI 上去。一方面是我们生产能力特别强,哪一个产品如果有市场需求,一下子就能补上去。另一方面是整体的消费需求还不足,导致价格上不去。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消费需求不足,一个是生产能力



比较强。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方面,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我 归纳出五个方面,第一是需求还是偏弱的,第二是房地产市 场的影响,第三是全球经济增速的影响,第四是劳动力市 场,第五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

首先看需求偏弱的问题,价格走低,有效需求不足, CPI 只有上涨 0.2%。这是 2010 年以来的最低涨幅。PPI 下 降 3%, 是 2016 年以来的最低值, 在历史上都是比较低的, 已经连续 15 个月为负。而且 2023 年的 GDP 缩减指数罕见 为负。凡是 GDP 缩减指数为负的年度, 历史上都是经济不 好的,比如1990年经济是不太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 济增长有三个低点,第一个低点是 2020 年的 2.2%,第二个 低点是 2022 年的 3%, 第三个低点就是 1990 年的 3.9%。所 有的经济低点往往是 GDP 名义增速会低于实际增速, 经常 有人讲 2023 年 5.2% 感觉不到, 但是如果看名义增长, 它 就是 4.6% 的增长。美国 2023 年增长 2.5%, 但是它的名义 增长 6.3%; 日本的实际增长 1.9%, 但是它的名义增长是 5.7%, 它的经济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名义增长明显高于实 际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年度都是名义增长高于 实际增长,所以大家都感觉不错。一旦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 长, 往往都是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

刚需消费恢复的比较快。但是文艺类的消费与疫情前相比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增长 4.3%,比 2019 年低了 1.2 个百分点,就是这个消费还没



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其中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分别是 4.9%, 8.5%, 4.9%, 比 2019年都低,特别是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明显偏低。

企业预期还是比较差,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还是在枯荣线以下。所以大家预期还不是特别好, 企业的投资,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还是受到一定影响的。

房地产市场恢复比较乏力,对整体经济的恢复产生了制约。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上一年下降10%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9.6%,住宅投资也下降9.3%,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住宅新开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面积都是下降的。房地产市场面临着投资持续负增长,开工率不足、销售市场萎靡等诸多问题。房地产市场恢复乏力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是相关产业链上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受影响。还有是房地产市场乏力对居民消费信心也会产生影响。然后房地产市场走弱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就业压力比较大,当然有关部门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也对我们的进出口需求产生影响,使 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我们刚才讲了 2023 年进 出口需求向下拉动经济增长 0.6 个百分点,由上年的正拉动 变成负拉动。进出口需求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比较好,现在比 较弱。疫情期间,特别是 2020 年居民出不去了,过去我们 服务贸易长期逆差,主要来自于旅行服务,包括中国居民到 国外去购买消费品,比如说买手表、化妆品等等。疫情出不



去了,这个逆差就缩小,现在又有所恢复,跨境旅游和国际运输服务相继恢复,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进一步拉低进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判断,2024年全世界的增速还是不高的,这也对中国的外需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四是劳动力市场,依旧比较疲软,就业结构的矛盾比较突出。2023年调查的失业率是5.2%,比上一年低了,但是仍然处在高位,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国家统计年底按照新口径发布的青年失业率是14.9%,这也是比较高的。今年失业率最低的时候就是7、8、9月份大学生刚毕业的时候。就业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新技术的替代作用比较强,所以产生了结构性失业,这也是一种比较突出的现象。就业者适应就业的能力还是比较弱。再就是毕业生和岗位需求不匹配,企业感受很明显。我也经常到企业去调研,比如说我们到深圳去调研,他们说培养一个数字化管理人才和数字化技术人才很不容易,但是培养出来之后就被别人高薪挖走了。国内高校培养出来的数字化人才满足不了需求。企业培养的成本也很高,然后又容易被人挖走。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恢复还是比较弱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6%,但是全部工业增加值是 4.2%,这说明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涨幅是比较低的。从投资角度看,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6.4%,民营投资下降,这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从收入角度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中,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下降 3.4%,私营企业的利润是增长的,主要是上一年私营企业利润总额比较低。如果按两年平均计算,私营企业的利润是下降 2.7%,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下降 0.3%,说明从两年的角度来看,私营企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比国有企业大。

这是我简单的归纳五个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我们再看一些有利条件,我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增长还算比较好的。第二是服务业的恢复比较明显,预计会进一步释放潜力。第三是新经济、新动能仍然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第四是政策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中国 GDP 增长是 5.2%,全球 3.1%,中国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30%,甚至更多一些。从世界主要经济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算是表现比较好的。德国经济是负增长 0.3%,日本增长 1.9%,美国增长 2.5%。印度的增长现在比我们高。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不容易的。

服务业可能会继续恢复,在 2023 年增长了 5.8%,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60%。其中接触型聚集性的服务增长还不错,特别是像住宿和餐饮业增加了 14.5%,当然有基数的影响,如果剔除基数的影响两年平均是 5.5%,和疫情前的增长水平差不多了。这个行业应该说恢复得还不错。从景气程度上来看,2023 年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年均值是 52.5%,高于荣枯线。服务业活动的预期指数年均值是



60.5%,属于高位的景气区间,所以今年的服务业可能还会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知识消费、智慧零售为代表的新型消费市场不断涌现,为服务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有助于推动服务业进一步增长。

新动能仍然是新经济重要的源泉。从生产角度看,新动 能逐渐壮大,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9%, 哪怕在疫情以后,一直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估计今年依 旧不错。制造业在释放着新的动能,一方面制造业加速向高 端化发展,2023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8%,表现还是 不错的, 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2 个百分点。有一 些高端制造业增长速度比较高,比如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 造业增长31.5%; 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增长23.5%, 并 且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在不断提升,自动化相关行业在高速 发展, 总体而言有一些行业增长还是不错的。从消费角度 看,在消费新业态的驱动下,新兴的服务业在迅速发展。比 如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8.4%,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也不错。从投资角度看,新动能领 域的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也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作用。高 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还是不错的,分别在 9.9% 和 11.4% 的水平。出口的新三样产品增速也比较快。

政策角度还是有一些可操作空间。首先系列政策效果利好在相继显现,特别是 2023 年年末增发了 1 万亿国债,可能在今年会发挥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都对当



今经济恢复中的突出问题讲行了精准的判断,包括强调了当 前经济回升中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比 较正确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还有建筑需求,三大需 求都存在不足。但是我认为,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可能更 加突出,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这样大幅度下降,对 整个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有社会的预期依旧偏弱, 这都是问题。在政策上,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利用好财政 政策工具,还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两会期间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了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这个方面可能总结了前些年一些政策不一致的问题,总结了 过去一些教训。提高政策的协调性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两会都反复强调的。还强调要以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作 为预期目标,来调整流动性、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 从财政和货币政策上,都要保证经济增长。还要注意价格变 动, 因为现在价格水平很低, 经济增长也存在压力。当前我 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和通胀比较低,所以2024年在稳汇率方 面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小, 政策的工具也正在不断的落实, 所以宏观政策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这是四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最后,给大家做一些预测判断,一个是 2024 年经济运行的总体判断,一个是分四大领域进行具体展望。

首先是总体判断,2024年GDP增长5%左右,这是两会定的。但实际上在两会之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数据之后,我就判断大概是5%左右。当然这个5%的实现



也是有压力的,为什么说有压力呢?我们 2023 年经济增长 5.2%,是在上一年 3%的低基数上,但是 2024 年的基数并 不低。按常规来讲,2023 年的基数对今年的影响,和 2022 年对 2023 年的影响,完全不同。我觉得今年基数已经上来了,再保持 5% 左右的增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从生产角度看,工业有望保持稳定增长,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从需求角度看,我认为消费需求会保持平稳增长,但是消费对经济贡献可能会走弱。因为消费虽然保持稳定增长,但消费在2023年已经贡献了82.5%,今年我觉得很难作出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这样大的贡献。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可能有所提升,从一定程度上弥补消费的回落。进出口需求的走势是不确定的,尽管1、2月份表现不错,但是现在很难判断下一步的走向,具有不确定性。

从收入角度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持续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有望持续改善。整个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是下降的,目前这个降幅在不断收窄,我相信在 2024 年的降幅也会持续收窄。从价格角度判断,CPI 可能小幅回升,PPI 可能仍然在低位,但降幅有望继续收窄。所以生产领域价格和消费领域价格都有向好的走势。以上是总体判断。

我们再具体展开。生产角度,工业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今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比去年12月份提升了0.2个百分点,年初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首先,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将为工业经济带来增长空间,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进一步推动工业的提质增效。其次,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恢复,还有消费者信心的提升,政府扩大内需政策整体对市场需求产生影响,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有望增长,为工业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整个工业的增长在 2023 年不高。去年年底 12 月份,涨的还不错,今年 1、2 月份表现也不错,希望今年能够保持比较好的增长,但是如果一直保持 7% 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建筑业可能保持温和增长的态势。一方面,1万亿国债的发行为防洪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这可能会有利于建筑业的增长。另一方面,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继续推动,有望改善2024年地产项目开工、竣工以及投资需求的问题,进而带动建筑业的增长。服务业有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2024年的接触型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有增长潜力,有望进一步发展。

房地产方面 2023 年是负增长,希望未来降幅会有所收窄,有所企稳。2023 年发布的相关政策在 2024 年有可能会见效,三大工程建设在 2024 年可能会加快推进。中央及各地方的政策也可能会对房地产业的回升起到支撑作用。

以上是从生产角度出发,一个是工业,一个是建筑业,一个是服务业。从生产角度,还算比较乐观,虽然让工业能够保持较高增长是有难度的。投资对建筑业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新的三大工程可能有推动作用。但是现在投资整个的增速是不高的。服务业应该有望能够保持平稳的较快的增长。



我们再看需求,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的规律的态势。旅 游、住宿、交通、通讯等消费需求快速扩张,政策上的一些 作用有望恢复。但是, 当前房地产市场依然还是存在问题, 信心受到的影响很难完全修复。因此, 储蓄率可能继续保 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对消费的恢复也会产生一定的约束。 所以,消费需求可能是保持平稳恢复的态势,继续上升的空 间是有制约的。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可能会比 2023 年有所 提升,增速可能往上走,其中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作用可能 比 2023 年大。制造业投资从 1、2 月份来看, 9.4% 的增长 还是不错的,希望还能保持韧性。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下降希 望能有所收窄,希望它的拖累作用能够减小一些。进出口需 求的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受美国补库存、价格回升等 等的影响, 讲出口需求存在回升的有利条件。但是 2024 年 也有一系列新的情况,包括地缘政治问题、大选问题,所以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整体而言, 进出口回升的 难度比较大, 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也就会对讲出口需求有一 定的制约作用。

收入角度,居民收入可能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有望持续改善,从 2023 年的数据看,它的降幅在不断的收窄,希望 2024 年能够转正。CPI 可能小幅回升,今年 1、2 月份确实在回升,随着消费的持续恢复,消费价格有望回升。但是在现行的供给和需求的作用下,消费价格的大幅上涨没有可能性。现在需求不足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的生产能力也比较强,上游价格的变动对下



游的影响还是传导不过去,PPI 仍在低位,不过降幅有望继续收窄。当前房地产开发投资还是比较低迷。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PPI 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低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宏观政策将偏扩张、偏积极、偏刺激,这类政策的影响将使投资需求可能回升,对 PPI 降幅会起到收窄的作用。总结而言,这两个价格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一个是 CPI 小幅回升的态势,一个是 PPI 降幅收窄的态势。

这就是我给大家汇报的四个方面。第一是 2023 年的一些主要特点,第二个我们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些挑战,第三是我们还有一些有利条件,最后是对 2024 年经济的判断。

乔依德: 刚才许宪春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又非常详细的演讲,对于去年的经济做了分析,对于今年的经济做了展望。下面,我们有机会提一些问题,除了针对他这个报告和分析提问题,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一些统计的数据,或者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疑问,趁今天的机会可以一并提出。

吴信如: 许老师好。刚才很系统全面地了解了去年的一些情况,我有点统计上的小问题。我们的 GDP 统计的时候,经常出现各个省市的 GDP 值加起来超出全国 GDP 的情况,这个差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小问题是,美国的消费统计是算居民的居住消费,我们国家老百姓很多都有自己的房子,我们国家统计住房消费这一块,是怎么安排的?

许宪春: 谢谢你的提问。第一个问题, 地区 GDP 的汇



总数据高于国家 GDP, 不论是总量还是增速, 这个情况在 中国 GDP 核算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个别的年份曾达到接近 20%的差距,即地区汇总数据比国家大了接近20%。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GDP作为改 革开放之后主要的考核指标,地方对 GDP 特别看重。有的 地方确实经济发展比较好,比如说像北京、上海、广东、江 苏、浙江,但是有的地方条件并不太好,但是 GDP 既然作 为考核指标, 他们都会很看重, 地区可能有向上拉的动机, 有干预的情况。国家统计局为全国服务,没有人考核中央, 说你必须把经济做大,没有这种指标要求。特别是十八大以 来,中央高度重视数据质量,因为这是判断经济社会发展最 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如果这个数据虚假了,判断就出问题 了, 政策就会出问题。但是对于地方, 一边是制订政策的依 据,另一边又是考核的依据,所以不排除有些地方对数据进 行干预。比如说前些年,辽宁、天津、内蒙、甘肃都对历史 数据做过比较大幅度的调整,说明有些省,可能还有一些地 区,对数据是有干预的。但是到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之 后,按照中央的要求统一核算,国家统计局组织各省统一核 算各省的 GDP 数据,实现了地区 GDP 汇总数据和国家数 据的一致性,已经相等,以前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差距最大 的是 90 年代, 因为 GDP 是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十八大之 后淡化了这种指标, GDP 不是唯一的考核指标。客观的讲, GDP 作为考核指标有没有作用? 我是觉得改革开放初期, 那时候我们很穷,如果不把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各级



党委政府都不重视经济发展,中国就没有今天。以 GDP 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我认为在历史上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是同时也有负面作用,就是地区干预数据的问题,这一点不能不承认。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居住指数。居住指数有水电煤气房租, 还有一块是居民自有住房。居民自有住房在国民经济核算的 国际标准里,都是要计算它对 GDP 的贡献。居民自己的房 子自己住,没有发生市场出租行为,但是国际标准要求把 它算进去,为什么?因为居住在人民的生活中,太重要了。 而且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自有住房占比的差别是很大的。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例如德国很多人愿意租房,不 愿意买房。如果不把自有住房算讲来,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 时期, 住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不可比的, 所以国际标准 要求把居民的自有住房服务计算出来。从生产的角度要计算 居民自有住房创造的增加值,从需求的角度要把居民关于住 房的收入和支出同时计算,收入算多少,支出算多少,有不 同的方法。中国采用的是成本法,就是我这个住房,不是按 房租来算,是按住房的成本来算,包括维修成本、物业管 理、住房的折旧。但是这里有很多讲究,折旧用什么来算? 用市场价格来算,还是用历史购进价格来算,还是用建造成 本来算?我们中国按建造成本算,这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按房租来算,是比较高的,所以这里确 实存在一定的不可比性。但是这有个历史过程,我对这一块 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在本世纪初的时候, 那时候考虑到底是



采用成本法,还是采用房租法? 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 我们两种方法都算了,一个是按房租算,一个是按成本算, 算的结果就是: 当时城市的房屋租赁市场不成熟, 波动特别 大,可比性差。成本法算的呢,也不比房租低,所以当时 就决定采用成本法来算。但是随着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比如说上海、北京房地产迅猛发展,房价和房租迅速上涨, 上海我不太熟,北京中关村这一带2004年房价大概5千块 钱左右,这是比较发达的地方,现在十几万,翻了多少倍? 20 倍,房租也大幅度上涨,而且房屋租赁市场逐渐成熟。 所以我个人认为,房屋按市场租金计算的条件在逐渐成熟,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按成本核算。实际上在2013年,国家统 计局提出要把成本法改成市场租金法来算, 但是重大的统计 改革都是要经过国家批准的,有关部门不同意,认为干嘛把 GDP 搞那么大? 当时还有一项改革, 就是研究与开发过去 都是作为中间投入处理,不影响 GDP。但是在 2008 年, 联 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还有欧共体统计局, 五大国际组织联合制订国际标准, 要求 把研发作为固定资产来处理,不作为中间消耗,增加 GDP 了。我们在2013年也想按照国际标准改,但是当时也没有 通过,有的部门提出:如果考虑研发指标,各地要政绩,研 发数据可能不准、不实,把GDP 搞虚于什么?后来就没有 通过。研发支出在2016年国务院统一改了,但不是把所有 的研发支出都作为GDP来处理,而是把60%的研发作为 GDP 处理,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水分,考虑到有的研发支出



可能没有形成所有者的利益。研发支出给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那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作为 GDP。如果还没有给所有者带来利益,还是作为中间投入处理,不增加 GDP。2016 年国务院同意国家统计局做这项改革。但是居民自有住房到现在仍然没有改。我相信将来我们房屋租赁市场比较成熟了,房租的代表性比较强了,和发达国家就具有可比性了,或许是会改的。我看你提出问题还是挺专业的。

嘉宾: 许先生你好。我姓赵,是来自一家瑞典公司,金融行业的。非常荣幸倾听你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未来趋势非常好的预测。刚才你提到,2024年建筑行业是温和增长的,但我觉得大家看未来房地产的投资还是会下降,还是会拖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点的不同,我想请教是为什么?

许宪春:房地产行业发展在 2022 年和 2023 年都是 10% 或接近 10% 的下降,所以肯定对建筑业是有影响的。建筑业实际上以施工为主,包括道路、桥梁、房屋等等,只要有施工,就会产生建筑业增加值。既然 2022 年到 2023 年都是 10% 左右的下降,我认为 2024 年有可能降幅有所收窄。另一方面,我觉得制造业的投资可能在 2024 年会比 2023 年好一些,2023 年是 6.5% 的增长,今年 1、2 月份已经是 9.4% 的增长,可能在 2024 年制造业投资会往上走。基础设施投资在 2023 年是 5.9% 的增长,也许 2024 年还会有所增长,虽然大幅度上升不大可能。但是我觉得三大领域的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降幅可能有所收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



投资可能有所上升,这都会对建筑业带来正面的影响。不知 道你赞同不赞同这个观点。

嘉宾: 就是说建筑行业最差的时代过去了?

许宪春: 这要看你怎么定义最差的时代了。现在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很大了,2000年我们的 GDP 是 10万亿元,2023年多少? 126万亿元。2023年的 GDP 已经是相当于2000年的 12.6倍。所以现在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和 2000年的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人口在减少,改革开放的高速增长也让资源消耗比较厉害,现在我们的铁矿石 95% 靠进口,石油 75% 靠进口,再保持那种高速增长不太现实。假设说现在还要让 GDP 增速保持 10%,我认为那一定是灾难性的,一定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未来经济增长,五年到十年能够保持 5%,我个人认为已经很不错了。再过 10年,我相信 GDP 增速还会往下走,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最差"了。

乔依德: 我插一句,你刚才讲到固定资本投资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为什么统计局没有公布这三个部分的比例? 我们查过,没有找到。比如整个投资当中,制造业占比多少?

许宪春: 应该是有的,因为我记得这三大领域的投资 占整个投资的 70%,具体公示的地方我记不住了,但是肯 定有。

何政道: 许老师好。我叫何政道,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板块的。我想请教的是,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你结合你的专业对新质生产力



这件事是怎么理解的,以及这方面未来有什么么样的预测?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海外的业务板块,我想请教一下,从统计这个层面上,国家往外的投资或者产生的收益是怎么计算的?

许宪春: 非常好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新质生产力。说 心里话,我对新质生产力没有做深入研究,但是我个人的理 解, 主要讲的是创新, 是技术进步。它涉及的领域, 比如说 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都是技术含量比较高,属于 新经济新动能,能够提升整个经济中的技术含量。在历史 上, 在 1820 年之前, 中国的 GDP 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 能够和中国匹敌竞争的是谁?是印度。所以印度有人在说, 到 2070 年左右, 世界上老大老二就是中国和印度, 因为这 有历史的依据。但是到 14-15 世纪之后,英国 GDP 的技术 含量就远远高于我们, 所以后来人家一打我们就垮了, 因为 我们 GDP 中的技术含量不够了。虽然我们还是世界上 GDP 分量最大的, 但是我们的技术含量不够, 我们的丝绸之路, 我们的瓷器,我们的丝绸,都是很温柔的。人家用我们发 明的火药,去造坚船利炮。GDP 大不等于有经济实力,所 以 GDP 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 GDP 的不够, 那也 没有实力。所以没有 GDP, 肯定没有实力, 但是有 GDP 也 不代表有实力。清朝在 1820 年左右, 鸦片战争前 20 年的时 候,中国的GDP还是排世界老大,但是人家已经看不起你 了, 因为 GDP 技术含量太低了, 还是农耕的那些东西。

所以对于新质生产力, 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提升中国



GDP的质量,提升它的技术含量。因为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技术一日千里,如果技术赶不上去,就会落后。现在的世界多乱,没有实力能行吗?所以我觉得,提高新质生产力是非常必要的。GDP不但要增长,质量还要提升,我是这样理解的。它的领域涉及到和技术有关的一切产业,像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数字经济。我认为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就是很重要的反应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指标。现在各个单位计算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差别非常大。我们要比较准确地把数字经济增加值,特别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算出来,这代表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这是我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我们在国外要 么建立投资企业,要么作为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所获得的 利润是中国的,过去叫 GNP (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叫国民总收入,是中国国民总收入的一部分。企业所创造的利润或 者说增加值是属于当地 GDP 的一部分。我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一个是国民总收入。发布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不包括你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所创造的增加值,发表的国民总收入是包括在国外创造的利润的。如果你是独资企业,那你的全部利润都计入到国民总收入里,如果你是股份制企业,那要把利润按照拥有的股份进行比例 拆分,计入到中国国民总收入里。

乔依德: GDP 是按地域,不管所有制; GNP 是按国民,不管地域。



嘉宾: 许教授你好。我来自于西班牙的时尚零售公司。在座有很多外商公司的代表,我想问一下投资不足这方面的问题。在过去这几年中,外商直接投资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看到,过去的数据好像是 4% 的负增长,所以想确认一下数字是不是准确。第二个问题是,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的需求可能是不足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存款规模可能达到了史上最高,你怎么看呢? 人们不消费,到底是因为没有钱,还是因为不愿意消费呢? 如果信心不足,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许宪春: 好的,谢谢你的提问。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实在很抱歉,我最近没有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是在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我确实没有关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储蓄存款在上升,然而居民的消费又不足,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可能是与预期有关,因为现在老百姓生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孩子上学、养老、教育、医疗等等。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佳,经济如果增长得很好,人们对收入的预期就好;如果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不太好,他就担心将来的收入能不能维持自己的支出,所以居民花费就会比较谨慎,也就造成了消费不足同时存款又上升的现象。还有一点原因,当然这一点我不是特别确定,中国居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在不断上升,但是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和北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保障还是有待于提升。比如说,在一些高福利国



家看病是不用花钱的,但是在中国还不行,如果真生病了,你还是自己要花很大一部分。再比如说养老,日本的养老条件特别好,中国的养老情况不是很乐观,可能职工的养老不成问题,但是有些农民的收入对于养老来说是不够的,国家也有一些保障,但是还是不够。所以为了应对养老、孩子教育、医疗,人们也不敢太大花钱。可能有这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人们的消费不足,但是储蓄又很快上升。

乔依德: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冒昧回答一下,我们刚好在做这个研究。整个一年间 FDI 是下降的,第三季度才出现了复苏。有两个统计,一个是国际收支,也就是外管局的统计,显示下降了 82%;但是按照商务部的统计,只下降了 8%。什么原因呢?因为对于国际收支统计,外管局是只要资金流进流出,所有数据都算进去,而商务部只看投资。在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分部之间,只要发生了借款,只要钱有进出,就有国际收支,外管局就有统计,而商务部不统计这方面的数据,所以商务部下降的幅度只有 8%,而外管局有 82%,就是这个原因。

张明海: 许教授,谢谢你很精彩的演讲。我一直在看中国的统计年鉴,首先看后面的名词解释,名词解释有时也看不懂。对我来说,就看许教授有没有解释,如果文章中找不到许教授的解释,我就认为这个问题不存在,或者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解释。很感谢你今天做的精彩演讲,我还是想问一个统计的问题。关于各个省市的 GDP 为什么加起来会超过国家统计的总数字,你刚才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但是



接下来我又有问题了,如果每个省市统计的 GDP 增长率是 10%,那么凭什么说加起来不是 10%,而是 8% 呢,这 8% 是怎么出来的呢?全国的统计也是在省市的基础上做的,这 个是怎么出来的呢?这可能涉及到中国各个层次统计制度 的问题,如果各个省市不科学的话,那在这个基础上核算是 没有办法保证数据的科学性的。

许宪春:好的,问题都很专业,谢谢。我试着回答一下。我刚才讲到在 2018 年第四次经济普查之前,地区的GDP 汇总数据都大于全国。你刚才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国家数据怎么来的,如果地区数据不准,国家数据是不是也不准?事情是这样的,国家统计局有一套制度方法,非常厚的两大本,每个专业都有制度方法。

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类叫联网直报。规模以上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千万以上的这类企业一共有45万家左右,他们全部是联网直报。国家统计局把报表通过互联网推送给企业,企业再通过互联网往上填报,然后送国家总局,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这就避免了中间环节的干扰。所以这一类企业,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还有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以及房产开发企业等,都是大型企业,都是采取联网直报的方式。国家统计局在程序上都有设计,省统计局、市统计局有权看本省、本市的数据,发现问题可以提出来,但是无权更改,只能追溯到企业,企业才有权更改,中间环节都不允许更改。一更改,痕迹就出来了,就是为了避免中间环节可能会被干预的问



题,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叫做抽样调查,比如说我们的价格调查、住户调查、劳动力调查,都是抽样调查。国家统计局在全国 31 个省,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有一个直属调查队,每个地级市也都有调查队,形成了三级调查组。这些是国家统计局直属的,使地方少干预或不干预数据。

总的来说,这些数据来源可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地方数据会高于国家数据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所有这些数据统计上来之后,国家统计局每个月都会进行评估。比如说这个省的 GDP 中的工业增加值,国家统计通过什么来评估呢?产品产量如何,用电量如何,然后税收状况如何,国家统计局对相关指标进行评估,目的是想让这个数据比较真实,以及不同数据之间能协调起来,每月、每季度、每年都有评估。国家统计局也要求省里评估,但是他们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压力。当然不是所有的省,比如上海、浙江就一直比较好,但是有的省可能就没有做到位,因为可能省里对数据有要求。国家统计局要求省里把数据搞实搞准。有的省可能要求数据得反应政绩,省里几千万人辛辛苦苦一年,你一笔就把政绩给抹没了,他也有压力。

还有一些数据呢,国家有,省里不一定有。比如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是以全国为总体,或者以省为总体,但是到地市就不具有代表性。抽样调查就有这个性质,那就是以谁为总体,就对谁有代表性,对省有代表性,对市不一定有代表性。地市有可能增加一些样本,



然后再推算,它增加这些可能对它有利的样本,所以数据来 源有可能出现问题。

大体上我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在过程中 的严格评估, 把数据搞准, 避免这些原始数据的水分带到 GDP 里面去。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些资料可能来源不同。在 2018年之后进行了改革,国家统计局评估之后,同样的数 据绝不能让省里比国家高,必须要求专业数据从根上一致 起来,才会使得GDP一致起来。包括自己调查的数据也有 一些评估,比如省里的规模以下工业增长率是2%,然后市 里说是3%或者5%,但是省里必须平衡好了,省里所有市 的汇总数据必须和全省的数据一致。国家把省里的数据压 住了,省里再把市里的压住了,基本就一致起来了。所以 2018年之后,地区 GDP 的汇总数据和国家数据一致,甚至 国家还略高一点,为什么?因为比如国防产业有的不能分在 省里。国家的 GDP 数据高于地方数据是正常的, 地方的汇 总数据高于国家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过去地区的汇总数据比 国家高,有两大来源,一是评估,对数据评估把握尺度不一 样, 二是数据可能有不同的来源。

嘉宾: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谢谢许教授,谢谢乔秘书长。我在国外感受到通货膨胀很厉害。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数据,中国的总货币量是 300 万亿,这是非常可观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国家公布出来的通货膨胀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我们这么大的货币量,到哪里去了?我来自于民营企业,我感觉资金并没有真正到我们企业身上



来,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想请教一下。

许宪春: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长了。根据公布的数据,M2 确实涨得比较高,但为什么没有把 CPI,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拉起来?我觉得决定价格的还是供需,如果需求不足,再加上供给过剩,价格是起不来的。不管你发多少钱,都是起不来的。另一方面,关于货币供应量,我没有深入研究,不敢断言。但是我认为,货币的流通也是很重要的。货币流通得越快,它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如果货币流通慢,可能看着挺多,但是实际上没有发挥作用。但是这个我不敢保证,因为我没有深入研究货币。

嘉宾: 我有一个关于青年失业率的问题,按新口径是14.5%,那按老口径是多少呢?谢谢。

许宪春: 我记得 7、8 月份,按照老口径是大概 20% 多,到了年底改成新口径就变成 14.5% 左右。老口径和新口径差别就在于大学生。在学校的大学生或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不计入到失业范围内。我记得国家有一个解释,我个人认为也是有道理的。他没有毕业,就不能计入到失业人口中来,但是他一旦毕业了,就应该计入进来。所以按照新口径和老口径来算,数据是有差别的。

嘉宾: 许老师,我再问一个小问题。我们国家原来统计过绿色 GDP,好像最近这些年不统计这个数据了,这是为什么呢?

许宪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的。现在的生态环境保护部,原来是叫环保部,原来环保部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准备计



算绿色 GDP, 但是后来这个事没有进行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是绿色 GDP 并不好具体测算。GDP 增长过程中, 消耗了多少资源,对环境有多少伤害,有多大成本,无法体 现的出来。绿色 GDP 就是要扣掉在 GDP 生产过程中所消耗 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其实可能还要加一块,那就 是森林资源可能排出的氧气,但是总的来说是以剔除资源消 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为主。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何剔除呢?比如说,空气污染了,水污染了,土地污 染了,它的成本怎么计算? GDP 有一个客观指标,就是市 场价格,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工业品生产都有市场价格,哪怕 农民自产的粮食也能参照市场价格。但是资源消耗成本和环 境损失代价,没有经过交易,没有成本,人为的因素就比 较大。如果是学者做,可能还可以测算;但是作为政府部门 做,人为因素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中国把GDP作为考核指 标,各省之间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人为因素。GDP之所以可 以接受是因为它有客观标准,有市场价格,但是绿色 GDP 扣除的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我在清华呆过几年,他们也有专家说空气是最容易治理的,然后是水,最难治理的是土壤污染,土壤被污染之后可能几十年都治理不了。对于污染后的土壤,治理成本到底有多大呢?几十年需要投入多少才能治理?比如说云南滇池,原来是800里滇池极为秀丽,后来昆明市不断扩大,把滇池不断挤小,水的自循环能力消失了。据说云南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不知道投入多少资金才能恢复,有人说永远恢复



不了,因为自循环能力消失了。那到底要把昆明市或云南省的 GDP 减掉多少才是绿色 GDP?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呢,我当时是不建议,也不太赞同绿色 GDP 计算方法。这也是国家统计局的观点,所以后来就没有进行下去。现在中央新提出来一个生态产品价值,用这个再开始计算,但是这个其实也挺难的,但是我们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它的方法,让它尽可能客观。

乔依德:问题还是很多的,以今天我们留一点悬念,以后再说吧。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许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产能过剩问题"与应对措施

崔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 高峰 德意志银行(中国)前董事长 孙海鸣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前校长 张永安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徐明棋 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易小准 WTO 前副总干事易小准

系列座谈会第78期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先把今天参会者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我们请的人不是很多,是小范围讨论。我们很高兴请了两位来自北京的专家,一位是以前驻 WTO 的副总干事易小准先生,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崔凡教授,他是 WTO 方面的专家。上海的几位是:孙海鸣老师,以前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校长,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张永安教授,德意志银行(中国)前董事长高峰先生,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他以前是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

最近社会上也好,学术界也好,对于产业过剩这个问题 比较关注。有一种说法认为,仅仅是因为耶伦来华,这个问 题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其实去年 12 月份,我们就已经想 开一个小会讨论这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开。今天我们



是小范围的讨论,我把问题预先发给了大家,总而言之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等于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于所谓产能过剩,你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网上讨论很多,我想这里大家讲的简单一点,因为要大家在这个意见上统一,恐怕几天几夜也谈不完。第二个问题,根据目前的状况,美国、欧洲的议会,民间包括企业对这个问题的各种反应,你们判断一下,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会是什么结果?第三个问题,就是可能产生的结果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我们这个会要多谈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是谈不完的,网上的讨论非常多,观点没法达成一致,我们这里还是可以谈一下。我想第一轮发言,每个人讲5到6分钟,然后大家再讨论。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崔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后面两个问题,我准备得不是太充分,简单的说一说看法。这个事情,实际上去年年底已经开始发酵了,第三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耶伦访华和第四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讨论的核心问题。国内来讲的话,国务院研究室、财务部、商务部,包括世贸组织贸易政策评审写报告的团队,有关部门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组织了很多轮的研究。这个研究最近开始做宣传,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宣传。

我之前开会的时候也讲,我要是一个美国人或欧洲人,也会有一些担心的。现在整个汽车行业,我们是什么量级



呢?一年产销目前3千万。美国生产1千万,它消费更多,能够消费到1500万,它的产量是我国产量的三分之一。这对欧美和德国来讲,都是他们重要的生命线,他们的基本盘。现在我们的这个量,实际上是依托国内大市场,在国内大市场的基础上又形成出口能力,这对他们有相当大的冲击。特别是新能源这一块,新能源汽车我们的使用量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了,超过60%,跟进速度非常快。原来我们的银行贷款,好多都贷给房地产,现在房地产收缩,往它那里流的贷款很少。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说我们制造业的贷款大量增加,是2019年的好多倍,他们感到非常紧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可能不管怎么说,要想办法采取一些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欧美联手来做这些动作。

那么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不是存在呢?这一轮与上一次钢铁产能过剩很不一样,上一次钢铁产能过剩我们受到多方的压力。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包括西方的民众,以及西方的学术界,很多人是站在我们这边说话的。在上一次钢铁产能过剩的时候,瑞士经济学家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报告,他自己认为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很难有明确的标准,而且对政策来说,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针对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这些指标来进行政策干预的话,很可能产生误导,我们也有很多这种经验教训。我们讲产能过剩很多年了,有时候一压产能,就是用计划经济手段去压产能,还不一定产生好的效果。

对于技术更新快的所谓新兴产业,它的产能利用率比一



般产业的利用率低,而且不同行业有不同行业的特点。我们没有非常统一的数据,现在媒体上各种猜测或者是各种估算,我们光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利用率可能 60% 出头,这比平时我们想象的 80% 是要偏低的。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常见现象,对于技术快速更新换代的产业,比如光伏产业,P型和 N 型有不同的技术。N 型是新的技术,产品完全是供不应求的。P 型几年以前还是先进技术,现在已经开始落后了,然后好多产能开始闲置了。所以,整个产业算下来,产能利用率是偏低的。这种情况是技术选择、市场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现象。

有的产能看上去是过剩,实际上有些地方是配套产能不足产生的假象。比如光伏,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存在各种危机,今年 1.5 度都要突破了,相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求来说,怎么可能是过剩的呢?在一些地方它的产品卖不出去,似乎是过剩的,但是卖不出去是因为储能技术不行,配电技术不行,输电技术不行,恰恰是其他相关配套产业不足导致过剩的假象。所以对于产能过剩,你要从什么角度来看,归根到底应该让市场调节,要以竞争为基础,就是说把握好公平竞争,包括要控制地方保护主义。在这样的基础上,产能利用率的问题应该主要还是靠市场调节。

西方这次主要持另外一个看法:我们的产能过剩是由于补贴造成的。从现在可以得到的一些数据来看,这个确实不是很站得住脚。我们现在的补贴越来越重视合理性和合规性,而合理性和合规性又是一致的。气候变化已经很糟糕



了,人类面临气候变化危机的时候,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全世界都这样做。按照高盛的预测,十年之内,美国《通胀削减法》的财政支出,或者说某种意义上补贴,是 1.2 万亿美元,这个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并不反对它所有这些补贴,我们商务部的发言人讲:我们支持各国政府利用自己的产业政策,合理合规地去支持自己的产业发展。我们这次在世贸组织告它的状,是因为它已经变成禁止性补贴了,里面专门针对中国,不许用中国的产品,不许用中国的中间产品、原材料和投入品,要用美国本地的。这是进口替代补贴,就是禁止性补贴,对这部分我们提出了异议。我们强调的是补贴的合理合规,并不是 100% 做得很好,现在有很多东西值得清理,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不比人家做的差。

从美欧这次的做法来看,他们肯定要遏制我们的发展。在美国市场,除了锂电池稍微多一点以外,我们输入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的数量已经非常非常低了。比如说光伏,它通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 201、301 条款,在不断打压下,我们在它的市场上已经很少了。我们新能源汽车到美国的也不多,我们还有进口它的。欧盟的情况还不一样,我们往欧盟市场的是多一些。整个来说,我们去年出口了 120 台万,相对国内消费虽然只占八分之一,但是这一块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国内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利润率很薄,甚至不如传统燃油汽车,现在补贴又退坡,主要的一些补贴没有了。国外销售这一快对我们新能源产业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



它的利润比国内要高一些。所以现在欧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外国补贴条例,对我们来讲确实是需要应对的。与此同时,我们对德国还出口了不少,也有很多绑定和产业链的联系,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是要尽量推动技术合作。

从现在国际技术合作、双向投资这方面的情况来讲,包 括美方提出来的几个解决之道,说老实话,都不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第一个是提高内需,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说, 提高内需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短板,确实应该提高内需。 但是促进内需,对它最关注的新能源产业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呢?我看不但解决不了,而且会使得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出口 更加强劲。我们现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特征什么呢? 是基于 庞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有这个规模经济效益就形成出口的竞 争优势。我们现在出口到欧盟的产品,比它的产品要便宜, 比我们国内产品的价格高, 但是竞争力强多了, 没有倾销的 问题。我们基于庞大的内需,形成了对外的竞争力。那么我 们整个提高内需以后,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这些产业出口竞 争力更强。我们进口的东西可能是原材料、农产品这些东 西,从平衡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进口更多,但是最关键的这些 产业,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可能更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分 析,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提出的这一点,短时间内解决不 了这个问题。它还提出了补贴的问题。行,我们使补贴更加 合理化, 更加合规化, 搞国际统一大市场, 排除地方保护主 义,做这些事情也会使我们效率提高。所以这两件事,我们 完全可以做,而且应该积极地去做。



如果要真正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关键问题,我觉得要加强双向投资、双向技术交流。对他们来说,是挡住我们不让投资,很多地方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合作;对我们来讲,谁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就跟谁合作。我们去年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2022 年底的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把光伏的制备技术列到限制性目录去了。去年争了一年,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 算了,别控制了,把这个取消,放到自由进出口算了,不列入限制目录了。这一方面让我们企业出海更加便利,同时大家也觉得这个新技术,只要能稳妥保护好知识产权,政府不要太多干预了,让企业自己决定是不是要转让技术,能够促进其他地方的产能发展,也是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贡献。通过这种方式,通过我们对外投资,包括技术交流,提高其他地方的产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这需要欧美自己想清楚,不然的话这种合作也很难进行下去。我就先进到这里,谢谢。

乔依德:谢谢崔凡。他做了分析,最后还是我们怎么应对,讲了一些作为抛砖引玉,我觉得非常好。下面谁发言? 高峰。

高峰(德意志银行(中国)前董事长):我对于贸易不懂,我是做银行的。但是我跟国外的接触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内最大的问题。产能过剩是上次耶伦来谈的,其实去年就已经在酝酿发酵,这次布林肯要来谈的是一样的。从西方的做法来说,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先设一个话语的语境,你跟着他走的话,你就一直在里面绕。



我们再说产能过剩的事情,你要去追究这个事情,到底产能过剩怎么定义?我觉得经济学界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要区分到底是因为技术迭代或者技术竞争造成的产能过剩。在全球贸易体系下,总有国家是出口偏多,进口偏少,或者某一类产品出口多,另一类产品进口多,对不对?从李嘉图的分工理论来说,这是合理的。所以产能过剩这个事情,你跟着他们那个叙事陷阱走,永远在这个陷阱里,你等于是理亏的一方。所以我觉得根子上的原因,是大家在争夺下一个工业主导权的情况下,大家怎么摆这个位置。

我这个观点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激烈。我觉得第一个是要丢掉幻想,不要去帮对方解释,觉得他们是出于一个理性的考虑。耶伦是经济学家,她应该知道李嘉图的分工理论,当时她举了一个特别蹩脚的例子,她看了一个光伏的企业破产了,这完全是商业竞争的问题,怎么和产能过剩扯在一起呢?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在做银行的时候,服务过这么多第一代光伏企业,包括江西赛德都破产了,我们内部先卷,内部先竞争激烈,最后脱颖而出的,到国外它们是打不过的。这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每个工业品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往前看一点,比如半导体,低端半导体是过剩的,高端现在是紧缺的,如果我们解决一些技术瓶颈,会不会以后也会说我们产能过剩?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长的考虑,这个很难,因为现在西方舆论在主导,等一会我会讲应对之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成立的问题,更多的是用这个来取代竞争。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一个长期化的事情,不是说现在我们就能 把这个事情解决。现在中美贸易战,美国实际上用的都是拖 的办法,想打长期战,把你拖垮。它现在不把一些高端技术 给你,就是拖嘛,看你拖不到最后。可能我们要有打持久战 的准备, 所以宣传要跟上。我觉得最后可能不完全是一个经 济问题。应对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刚才崔教授讲我们要更大胆地让利,更大胆地向外投资,因 为技术迭代很快, 你有些压箱底的东西可能过两年就不那 么值钱了。比如说电动汽车这个事, 你说怎么能说产能过 剩呢?我们向欧洲出口的汽车要加价卖,比国内的价钱高, 对不对? 所有的产能过剩本来是倾销的问题, 产能过剩不是 倾销吗?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西方的话语陷阱。我们要做 的事情呢,说句不好听的,叫"剪不断,理还乱",就是给 你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做起来, 企业就是让利嘛, 比如电 动车,我们在西班牙和当地企业合资,在德国也可以做这样 的事,我们在匈牙利建了很多电动车的厂。从太阳能这一块 来说, 欧洲要达到减排要求, 还需要大量的太阳能, 没有产 能过剩的问题,他们自己产生不了这么多东西,对吧?这个 背后都是政治,本质上不是经济问题,你被它牵了鼻子走, 拼命解释我们没有产能过剩,这已经上当了,因为这个事上 我们永远是应对的一方。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三方面考虑这个事情。我们以前 三大法宝。一个是要宣传,宣传上我总觉得不够给力,如果 你在当地有更多的伙伴,他们在宣传上就能帮你说这个事。



所以这个事我们要做,有点像六四以后中国受美国制裁,实 际上后来看,我们做的更有效的事是什么呢?是利用他们来 帮我们做宣传。我记得当时每年关于最惠国待遇,美国都 要一大堆要求,反反复复的。你如果财大气粗,可以雇很 多游说公司帮你去做这个事。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做这个事, 我就记得当时我们会去美国下几个飞机的定单,下汽车的 定单,结果这些人会在国会帮我们做很多的工作。在应对 手段上, 你一定要推出去, 我们共产党的传统是建统一战 线,让他站在你这一边,帮你说这个话。我认为当时我们 非常 SMART, 我们不用花钱, 美国那些粮食、飞机、汽车 我们本来都要买的, 你买了, 他们帮你把事情搞定,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应对的办法就是要跟它纠缠。最近有 一个例子也是挺好的,做光刻机的那个企业,美国完全可以 制裁它的,因为它有一些关键部件是美国生产的,美国不提 供以后,它就没有办法生产了。但是关键是,如果它没法生 产了, 台积电、三星也没法生产了, 这就是我所谓的"剪不 断, 理还乱", 你和它搅在一起, 这样的话, 它对你下手就 有一个忌讳, 因为会伤到自己。在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不要 太客气。我们有时跟西方的对话上,往往是处于比较被动的 一方,话语的主题是被人家设定的,然后我们跟在后面拼命 解释,永远是被动的一方,这方面要主动。这大概就是我看 到的一个外行的说法。

孙海鸣(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前校长):实际上这个命题 是满有意思的,产能过剩从学理上来说,实际上是供给能力



大于有效需求,还不是现实需求,是大于凯恩斯的有效需 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是大于现实需求的,它要用财政货币 政策把需求潜力激发出来。目前在科技行业中, 你很难评 价,参数指标都很难计量。首先,有效需求本来就比较难测 量,这和潜在需求有差别。微观上来说企业的供给大于需求 的时候,基本上有几个财务指标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是变动 成本,所谓亏本卖,我可以把不变成本当作沉没成本撇去, 用变动成本作为成本计价, 折旧成本在一段时间内少折或者 不折。还有毛利指标什么的,通常是有行业标准的,但是在 结构转型过程中,这种指标的形成过程是要全球比较的。这 次美国人用这样的方法, 想争取一个道义制高点, 主要是这 个问题。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我们说基建产能过 剩,因为基建是体量重的产业,产品的可移动性要弱很多。 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对基建采取扩张有效需求的方式, 通过一带一路把我们的基建带出去。这次美国人重点提出 来,实际上我们这几大新兴产业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是相当 低的。

高峰:实际上是美国特别提出来,其实欧洲不认可,美国更多是为了竞选。

孙海鸣:还有,去年8、9月份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拜登曾经预测过中国的雷还有几个月就要大爆,这都已经公开说了。但是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我们的三大产业似乎已经开始逐步化解房地产业导致的危机,这个可能出乎意料。汽车产业的关联性太大了,好像德国带着东欧一帮小兄弟,



在 GDP 的影响力可能 10% 几到 20% 左右。

高峰:汽车的产业链很长。

孙海鸣:而且东欧一帮小兄弟都跟着它,日本也是。现在是欧洲人和日本人受到的影响是很大的。关联效果这么强的产业,如果中国一枝独秀的话,对整个欧洲和日本的影响相当大。美国人看到了这一点,它是出于国家竞争的角度,当然也有选举,在心目中已经把你当作主要竞争对手了。实际上就是双方处于一种竞争,它对竞争含义的理解和我们有点不一样,它的竞争有打斗的含义,我们的竞争可能比较像赛马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赞成你说的话,不能落入话语陷阱,就是所谓产能过剩的一套话语体系。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一些学者做一点测度,可能要有些阐述。

高峰: 孙老师,我补充一下,这个东西我们总是希望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已经不成立了。

孙海鸣:在竞争的情况下,美国人实行各种手段,在几件事上可以看的出来。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它说你应该勒紧裤腰带,包括后来的希腊危机。现在我们在宣传上,就是刚才讲的不落入话语陷阱,当然我很同意要用一些数据,但是普罗大众是不听数据的。比如说美国说我们补贴的时候,华春莹还是谁回了一句,你的半导体法案是不是补贴?给英特尔110亿美元是不是补贴?我的预测是,这些补贴像奥巴马给太阳能的补贴一样,最后还是破产了,经济上没有竞争力。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落入话语陷阱,要怎么把这个话语陷阱扭过来,这是最大的挑战。这个很关键,我们要



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出来,这是一。

第二,美国和欧洲的情况的确不同,而且我们这几个发展的产业都是和全球减排有关的,我们要有效地区分欧洲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要退出气候组织,他根本就是无所谓的,后面有没有经济动机也不能排除。有这样一个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我觉得对美国人可以做的工作不多,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有点像极端主义一样了,已经歇斯底里了,做它的工作已经很困难了。但是欧洲的工作应该还是可以做的,对欧洲是要怎么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问题。首先要告诉欧洲,我们这几大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是沿着欧洲人的经验来的,要承认欧洲是近代科技文明的策源地,承认欧洲是当代生态文明的主要倡导者。要告诉他们,我们是学习他们才得以发展,要不然这几大产业也不会拼命在做。我们在道义上和欧洲人的观念体系要结合起来,这个很重要。欧洲是一个有厚度的地区,和美国还是不一样。人家还是能讲道理的。

竞争力是可测度的。我们把几大产业的数据,包括欧洲的、美国的全拿出来,美国的汽车产业,70-80万的工人,你的产量、产值、劳动生产率同我们做比较,同欧洲也要做比较,要把国际竞争力告诉他们,我不是什么产能的问题,就是竞争力的问题,否则为什么我卖得出去,你卖不出去呢?就是要做比较,这个完全可以数据化。我觉得从长久来看,美国已经很难进去了,欧洲就看做工作能否行得通了。

第三,我们还是要利用我们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优势,



把我们这三大新兴产业和一带一路相结合起来,看看能不能 另辟蹊径,拓展市场。在拓展市场这一块,假设你能做的很 便宜,比如你的电动车,以后做到和非洲人买二手车这样的 价格,你的充电桩可以摆到援助项目中,你的太阳能在非洲 广阔的土地上能够随时随地建电站,你一体化的体系在非 洲、拉美就都已经出来了嘛,现在东南亚也可以建了,是 吧?我觉得不能过于纠缠在美国这个地方,还是想想自己的 发展路径,我们要坚信我们自己的道路。欧洲人那里,要全 面地从道德和利益互换等多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了,我先谈这点。

张永安(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我是孙院长的老部下。我只是教书的,跟我们孙院长没有办法比,他是居高临下的。跟高董也没有办法比,高董是做银行实业的,我只是一个教书的,带带学生。徐老师也是我们在欧洲研究方面多年的老朋友了,他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

我从理论的角度来讲一些看法。这个产能过剩其实没有办法定义,产能过剩是相对性的,所以这个题目实际上要放在具体的条件下来做思考。第一个条件,我们要考虑到全球化,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经济发展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来的,只有纳入到全球化的主流,才有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使得中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离开了这样的国际环境,谈不上中国经济发展。今天是小范围的会议,可以畅所欲言,所以我把平时思考,跟我学生交流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汇集成短短的



几句话来表达。

全球化高涨的时期, 本身所带来的许多问题都被经济的 高涨掩盖住了,显现不出来。但是在今天全球经济普遍不那 么景气的背景下,原来就已经存在的这些问题就一点一点 显现出来,世界主要国家保护各自市场的动力就变得强烈, 教科书里的说法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经济高涨的时候,自由 化就发展: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保护主义就大幅增长, 多少 年以来没有发生过本质上的变化。还有一个方面,原来两国 之间进行贸易更多考虑价值交换,通过商品交换而获得贸易 利益, 在很长时间里确实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 大变化, 我曾经做过一个分析,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增税是 一个标志性事件,我们称之为全球化3.0时代,一个非常重 要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价值观开始成为贸易关系中的一 个重要的变数。换句话说,价值观不合,有利也不图:价值 观大体相合, 才谈价值的交换、贸易的增进。价值观开始成 为贸易的重要变数,对于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国与国 之间一般的贸易关系,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表达 的第一个看法,要考虑环全球化变化问题。

第二个问题,要考虑后发国家产能储备的问题。我觉得,不管我们承不承认自己是发达国家,还是继续坚持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后发国家,后发国家的产能储备是必要的,没有产能储备就无法实现赶超的目标。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目前我们中国,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板,存在产能储备太正常



不过了。

产能储备的问题在于量的把握和部门经济之间的均衡问题。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点。我在给学生讲国际经济学这门功时,会讲一个内容叫偏向性增长,如果一个部门获得了某种技术革新,它的生产效率就比其他部门更高,更多的生产要素会汇集到这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样一种增长叫做偏向性增长。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偏向性增长的局面不变,打破了一般均衡,就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把这样一个理论运用到实际问题上,我们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板这方面的产能储备,先不考虑过剩不过剩,而是会不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有更多的深入讨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四,在考虑是否产能过剩的同时,我们要兼顾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状况。在教科书里或者面对学生授课,谈到相关问题时,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他们脑子里反应的第一条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这是国际贸易或国际分工里相当经典的理论。问题是这在教科书上是经典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就不那么简单了,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一是要考虑我们的出口产品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刚才孙先生讲国际竞争是可以进行计算的,不要说我们的博士生了,现在本科生写论文都要计算这个问题。但核心在于,我们研究一个国家或部门的比较优势,需要考虑这个国家或者部门的产产品的市场销售状况,这同产能过剩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把这个称作市场边界问题,



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市场边界放大到了全球。前一段时间我整理了很多这方面的数据,当下的问题在于,电动车、锂电池、光伏板出口面对的几个主要的市场,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多少年以来没有发生变化。俄罗斯如果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出口市场,还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背景问题,这一点美国现在抓住我们不放。

徐明棋: 2023 年数据,美欧加在一起约占 32%,整体占比已经下降很多了。

张永安: 这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变化。我前面说的问题核 心是,如果把这个比较优势和出口目的市场结合起来讨论, 情况会有所不同。比如对我们国家是一个比较优势的产业, 但是出口的市场会极大制约这个比较优势的实现,这一点是 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网上很多人以为德国总理朔尔茨到中国 来访问,是因为他们经济不行了,来说好话的,不是那么回 事。他经济上不获得好处,政治上绝对不会对我们放一步 的,不过我们这里不讨论政治,只讨论经济形势的问题。我 们要考虑进口国当地的竞争部门的状态,比如说,欧盟国内 的汽车产业部门,美国当地的汽车产业部门。我们大量的电 动汽车出口到那个市场去,无论我们卖多高的价格,如果碾 压了他们的竞争部门,这对于当地的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呢? 当地这个部门的工人是不是能够转移到其他部门去呢? 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供应部门之间转移, 是有着相当高的门槛 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部门被打败了,它很难转移入到其 他部门, 讲而这些部门的工人就会大量失业, 导致生产的停



滞,经济的停滞。这些方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必须要加以考虑。你不考虑,进口国也会逼你考虑。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现在欧美这么大声高呼我们产能过剩,可能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一点。针对这个问题,可能是会引发非常严重的贸易争端。

我想在座各位,都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2005年,中国的纺织品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入到美欧市场,然后被美欧 拦截在码头上,不让进,迫使我们跟它进行谈判。谈了大概 半年时间,同欧洲大概是 11 月达成协议,和美国 8 月达成 协议,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双方实施数量管理。如果目 前这种态势无法得到好的协调,可以想象未来我们的产品到 最后也是被拦截在欧美国家的码头上,你再怎么坚持都没有意义,不要忘记,我们的产品出口主要市场就在那个地方。我们能不能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呢?可以考虑利用一带一路。但我也分析了一下,一带一路的有关市场可能更多是需要我们的资金,需要我们的基建,希望通过这些带动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不太需要电动汽车等产品,这属于他们用不起的,一带一路暂时不能解决我们目前的困扰。

我认为,目前这种类型的比较优势,不是经典的,而是放大的、扭曲的比较优势。所以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经济背景、贸易伙伴的经济态势、具体产品的竞争状态。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来得及思考。我们国家在 2024 年第一季度,外贸形势终于有了很好的发展。我前两天看这方面的数据,遗憾的是没有来得及查到具体出口产品的数量、金



额、价格。眼下外贸形势好的发展,一定会带动我们国民经济走出困境,如果这样好的形势被这三个产品打断了进程,可能是得不偿失的。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徐明棋(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刚才听到的这些讨论,很多观点我也是认同的。首先,我觉得产能过剩不是经济学意义上单纯的产能过剩概念。我也同意几位谈到的,要界定这个产能过剩,从不同的视角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一样。这次美国和欧洲抱怨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就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几个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口的规模发展过快。包括最近美国对我们的造船、海洋产品、物流等方面的顾虑,它是贸易争端的表现形式。

新能源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美欧投入了巨大的财政资源和政治资源,建一个全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没有想到,获得最大好处的是我们中国。所以,政治家、美国学者、欧洲学者私下里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都会讲再也不能犯光伏产业的错误,现在光伏产业基本上被中国垄断了。我们的效率比他们高,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会觉得我们是在政府大规模补贴之下,才建立的所谓优势。

当我们讲到比较优势的时候,不要忽略经典的比较优势 是不存在这么巨大的贸易逆差的。因为贸易是不平衡的,你 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嘛,市场都是开放的,那么它的 优势产品能不能顺利进入到你的市场呢?这是不可能的。比 如我们都进口美国非常便宜的粮食,行吗?不可能,因为这 涉及到国家安全。目前国家安全的概念被进一步扩散,扩散



到他们认为新能源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了。一旦涉及到 国家安全,它就是有理由采取非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打压。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能过剩只是一个表现,其背后的延 伸的意义是某类产品在国家的大规模补贴或支持之下,导致 这个产业具备了全球竞争力,占领了全球的市场。这种现象 在中国存在不存在呢? 当然存在。光伏、新能源,从中央到 各个省,全部大规模支持这些产业,支持的方式各种各样, 包括企业的土地批租,税收的优惠等各方面都是在支持。

高峰:以光伏为例,刚才好像是崔教授提到了,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我们的光伏为什么更有效?以电网为例,我们只有集中的几个电网,所以我们的特高压可以很集中地调配,从西部把电送到东部了。而美国有几百个电网,很分裂,所以不可能做到这么有效率,很多还是在屋顶放光伏,但这个效率和我们集中的效率就很不一样。

徐明棋:对。我们现在说的是,从它的视角来说,它就认为我们这个是不公平的。我们也了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这是在为下阶段的贸易政策,保护主义的措施,寻求理论支持和道义上的正确性。其实美方没有这个也能来打压我们,但是它又是民主制度,所以要争取社会的共识,才制造一个一个的话题。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不要太在乎在学术层面去做很多解读。耶伦是经济学家,难道不懂所谓的成本过程吗?但现在她是作为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来说话,不是以经济学家身份说这个话。在理解这个大背景的前提下,对产能过剩问题,我们不能忽略。关注的重点是在于,面



对美国、欧洲随后采取的打压措施,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生 产的电动车出口不了美国的。因为美国出台的相关法案规 定了,凡是含有中国芯片或者中国部件的,都是拿不到补 贴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我同意刚才你们分析的,我们 的产品主要是卖给了欧洲。美国除了特斯拉从中国生产的 一部分回到美国之外,我们自己品牌的电动车进不去。但 是电动汽车的电池配套,中国占到60%到70%。美国国内 的电池投资,按照现在的速度,到了2025年自给,2030年 之后还能出口。按照拜登政府现在对电动车的推广力度,到 2030 年新销售的汽车里 50% 都是电动车,需求还是非常大 的。电动车在美国除了特斯拉之外,还有很多企业都在生 产。但是配套的电池目前仍是依靠中国的。西方国家现在需 要一个话语, 在保护的条款之下仍然用中国的电池, 电池的 各种组件主要还是在中国生产。生产电池的主要矿产,中国 的产量是最大的。有些矿产虽然国内储藏不多,但产量仍然 最大,例如石墨。因为我们早早布局,在不同的国家买了很 多矿, 粗矿进口在中国提炼以后, 成为电池或其他金属材 料,中国在这方面仍然占据垄断地位。美国眼看到2025年, 最多到2027年,它的这些生产线都建成了,但是需要配套 的。美国也不都是自己弄的,它不投资中国,但投资韩国、 日本的先进电池制造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电池就 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为什么?中国的电动车,从纯粹的市场



扩张空间,从我们的产能增长潜力来说,过剩了。电动车的电池也是大规模的投资,除了个别赚钱的之外,其他的都不赚钱。目前的测算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电池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只有41%,2022年是50%多一点,电池的过剩吗?客观上也是过剩的。所以说,在国与国的经贸关系越来越政治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面临压力,现在大家都在进行存量竞争。原来我们强调所谓的比较优势,其实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了。像你刚才讲,纯粹教科书里讲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教科书中假定,所有的市场完全是开放的,现在这个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低。

实际上在产业政策主导之下,本国产业快速发展,如果本国市场无法消化产能,要到海外去扩张,一定要注意可能的非经济变量的制约。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认为产品直接进入市场竞争就好了,但对方市场是否愿意?如果你没有同等竞争的话,他一定会找到话语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边要考虑经济规律,同时也要做相应的二手准备。

高峰: 我们在国际政治上与欧洲的关系,会变得非常重要。

徐明棋: 现在中央的政策基本上是对美毫不让步,对欧洲是想尽量拉住的。

高峰:过去这两年俄乌战争,欧洲的能源成本上升了30%,欧洲很多企业面临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比如最大的化工企业巴斯夫,在中国湛江投了100亿,去年德国对中国的投资将近120亿欧元。德国很多工厂搬到美国,搬到中



国。我们怎么利用这件事情把沟通理顺,让欧洲能站在我们 这边,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有文章可做的,但是这个具体涉及 国际政治,我们毕竟不是外交方面的专家了。

徐明棋:这个中国政府实际上在做。

高峰:有时候经济问题就是要让利,捆在一起作为利益 共同体以后,他就站在你的立场上。

孙海鸣: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让利部分,我发现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存在一个定性的共识,但还没有细化到定量,纠结让多少、什么地方可以让、怎么让。比如现在国内各个省,凡是省内汽车工业比较发达的,都把发展智能汽车作为一个主导型的产业。这个方面如果打压,就引发很大的振荡。

高峰: 智能汽车,我们自己的生产应该收一下,毕竟还是涉及国家安全,这个和以前油车不一样。

张永安:去年 12 月份我们曾经议论过一点,就是政府在出口的干预和影响方面,是不是跟欧洲达成什么沟通,增长率和增长速度不要让人恐惧。

徐明棋:还有一点要说明,实际上我们也在推进了,但有时候情况比较复杂。例如,很明显对我们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是法国掀起来的。我们有后手的,就是德国在我们这里大规模投资汽车,如果要限制我们就会打击到德国人。法国人在欧洲的电动汽车生产上领先于德国的汽车公司,但是它卖的贵,和中国同配置的电动车在价格上没法竞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就需要保护。德国又不能直接游说欧



盟不采取政策,所以就看它私下里怎么说动欧盟。按照这样的情况,欧盟一定会采取关税政策来保护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就害怕了,所以总理带了一大批人到中国来,希望将来打压的话,不要打到德国,这个是最关键的,然后表示德国在中国市场上投资会继续维持一定的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呢,它政府里对中国不友好的经济部长、外交部长都没有来。

高峰:德国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国家,现在没有一个政党 超过 30% 的支持率。

徐明棋:不是说德国精神分裂,德国也好,整个欧洲也好,现在试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切割,政治上必须要依靠美国。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马克龙为什么说法国要派兵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 600 亿的法案没有通过,一旦不通过,欧洲就要承担巨大的责任。马克龙表示要派兵,就是威胁美国,乌克兰可以丢掉,但是法国一旦进入战争,美国能把法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友丢掉吗?所以,欧洲实际上在政治上越来越紧密地依靠美国。与此同时,在经济上又和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想把这个切割。问题是我们现在,在做国际贸易投资政策的时候,能否也做适当的外交地缘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切割。

乔依德: 有具体的建议吗?

徐明棋: 他们的话,有时候你听听就得了,比如产能过剩。我看了一下,现在总体上官方的表态还是比较平和的,没有像以前大批判一样的让一些学者、自媒体怼他。官方实



际上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十分的担忧,因为接下来的贸易措施 也未必能改变基本的中美贸易格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高 关税维持在大概 19%,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其实不是很担忧。 耶伦自己也说了,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短期能够解决 的。接下来,把这种话题引导到全球经济平衡这个方向来 讨论,一旦进入大方向讨论就有的扯了,这是一个持久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个人觉得,我们对海外的出口要提高质 量,提高附加值,不要大水漫灌,并不是很赚钱。那些低 质量的品牌我们自己想办法把它关掉,不然现在让它出口, 让它活下来,未来产业升级,技术更新迭代,它可能并不会 有大规模的投入。

张永安: 这些多数都是民营企业, 人家会自己找出路。

高峰:这里有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讨论。我们国内的商业环境,基本竞争就是打价格战。举个例子,特斯拉在我们没有进入市场竞争之前价钱定那么高,现在我们厂商一进去竞争,先把价钱打下来了,所以大家都只有很薄的利润。包括华为公布的报表,它的利润率也就百分之十几。这是我们国内最好的企业啊,你看苹果的利润率是多少?商业模式很难改变的,你说民营企业也好,在整个竞争中只要有一个人愿意降价,就没有办法,只能跟着卷。

乔依德: 我提一个问题,之前 12 月份也提过。以前日本对美国出口钢铁设置自动限额,我印象中这个不很符合WTO 的约定。这种自动限额我们可不可以做?应该不应该这样做?



徐明棋: 这个到最后,双方坐下来肯定是讨价还价的工具。

高峰: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没有人把 WTO 太当回事了。 多边体系现在有问题,最后就是双方协商。

乔依德: 崔老师, 你展开讲讲。

崔凡: 我觉得搞自动出口限制不太好,这样就又回到灰色区域措施里去了。即使中美贸易战打得那么激烈,第一阶段协议双方谈判时说,不以压缩出口的方式,还是以扩大采购来努力。如果最后要搞自动出口限制,我感觉在国内都比较难统一。宁愿是我们自己的企业、协会、预警机制等等自己协调,这样就不是国际义务,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但是要签那么一个协议,恐怕有点为难有关部门。

乔依德: 易老师, 你有什么点评与建议?

易小准(WTO 前副总干事):谢谢乔秘书长的邀请,今 天讨论的题目非常有意思,也是当前的热点问题。我也是 刚刚开始关注,还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听了大家的讨论, 我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首先是乔秘书长说的第一个问题,关于产能过剩怎么看?这个内容网上讨论很多,我刚才忘掉是哪一位老师专门讲了,就是说不要陷到产能过剩讨论的话语陷阱里。我觉得说得非常对。因为产能过剩它本身不是西方经济学理论里的概念,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没有产能过剩的说法,供过于求,那么就通过竞争把落后的企业淘汰掉,优秀的企业胜出。跟我们谈产能过剩,是要干什么?它背后隐含的意思,



就是要挑战你的体制。别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存在产能过剩的讨论。全世界讨论产能过剩的,只有在中国,这说明是你的体制有问题,是国家行政干预、国有的企业、补贴等等最后造成了今天的产能过剩,让全世界都无法再忍受这种产能过剩造成的后果。所以它已经完全不讲市场经济里的比较优势,不讲鼓励竞争,也不讲贸易自由化。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不要落到产能过剩这样一个概念的讨论里,因为这个概念的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但是呢,我们的难点在于中国自己讨论这个产能过剩,包括我们中央的文件、政府工作报告,类似的文件已经连续一二十年在不断讨论产能过剩的问题。实际上是用原来计划经济的思维去评估规划。原来叫计委,现在叫发改委,它做产业政策之前,要做规划,要达到一个多大的产能,如果产能超过了计划或规划,就认为是产能过剩。

在国际上,产能过剩第一没有人讨论,第二没有定义,第三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中国来说,我觉得我们要想办法,跳出这个坑,来圆当初我们自己一直在讨论的产能过剩说法。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我们一些学者们去研究的。

关于产能过剩的主要问题,我没有特别详细的调查。最近听了几个企业介绍情况,感觉现在主要是在光伏的领域,政府的补贴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两个产业政府的大量补贴实际上都陆续退出了。从国际贸易问题的处理惯例上,如果补贴都退出了,那就没有反补贴的空间。光伏可能主要是各个地方政府争前恐后往里跳,希望能解决当地的税收、就业问



题,增加当地的投资。我觉得光伏领域要从中央政府的层面,让各地的这种支持和产业政策尽快的退出,要对地方的这种补贴冲动有一定约束,这是对内可以研究的。关于电动汽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产业,一定要处理好。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要防止国企加入对产能的影响,我这两天开会时听说,不知道是真假,说新能源的汽车,国企不能缺席。如果是这样的话,国企一定会有大量的贷款和国家的支持,在现在讨论的情形下,那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当前讨论产能过剩,实际上背后讨论的就是中国的问题,西方一直在制造这个话语陷阱,指出国企补贴产业政策对应非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要提醒我们国家政府现在不能陷进去。

我觉得从方向性说,应对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从这种行政 手段或国家干预的思路,回归到市场的逻辑,用市场经济的 手段来解决供需的矛盾。这是中国应该做的,也是西方普遍 接受的。它当然不可能接受我们这么大的产量,但是从理论 上说,它无法反驳你。另外要回归到 WTO 规则,作为我们 讨论产能过剩的依据和基础,如果产能过剩没有任何依据, 没有任何的标准,甚至没有定义,那你永远无法让它满意, 无论产能缩减多少。大家普遍还能够接受的,就是一个多边 贸易规则,按照规则去处理,然后再论其他。我觉得这会让 我们中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至少能够站到道义上的制 高点。我们要跳出计划经济的思维,避免一出现产能过剩就 用行政手段去解决,就像我们当年的钢铁、纺织品、纱锭,



如果现在仍然回到这种计划经济的手段去处理,对我们自己 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也坐实了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 体制必然要出现的痼疾。所以我觉得要避免用明显的行政干 预的手段处理。

现在我们对外来看,面对美国市场基本上算放弃了,不要幻想还能够进去竞争。因为它已经把你当作它的敌人,尽管话语上不这么用词,但是它用的手段,国内的舆论,大家的心理预期,都已经把中国当作了战略对手,实际上你就是它的敌人。这时候,它不可能接受你,哪怕我们的产品再便宜、再有竞争力。就像抖音在美国讲了这么多好话,美国还是要关它。

接下来要下决心,好好研究一下怎么能够尽可能保住欧洲的市场,这是我们当前可以做的。欧盟还是想和我们对话的,想找到一些解决办法的。具体而言,我觉得无非就是适当放缓出口速度,缓解一下矛盾最大的国别的压力,同时让我们新三样的企业出海到欧洲去投产,建厂,跟他们分利。你让我活,我也让你有办法活下去,你可以拿到税收,也拿到一些技术,也有就业。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是有可能某种程度上把欧洲拉住的。当然我们要好好研究,这种转移怎么转,转到哪里,转哪些环节,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能不能留在国内,同时避免我们中国的企业最终空心化。这是下一个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总而言之,中欧能不能找到经济上共存的方式,争取避开零和博弈,这是的一个大致方向。



大家都是学者,今天可惜的是在座的没有产业界的代 表,他们可能对此更清楚。我们研究产能过剩的问题,核心 是美欧指责我们政府的补贴,这时我们最好要对补贴做细 分。中国有没有补贴?有什么样的补贴?补贴补在了哪些环 节上?按照多边贸易规则,哪些补贴是允许的,哪些补贴甚 至是被鼓励的。刚才崔老师也说了,美国现在采取的补贴是 禁止性补贴,不光损害了我们,也伤害了欧洲,只不过欧洲 现在敢怒不敢言。欧洲对于美国进口替代的补贴政策非常气 愤,这把欧洲的企业掏空了,大量向美国转移。我们如果能 说出来这个细分的话,其实是很得人心的。欧洲不敢跟美国 公开闹翻, 所以我们要根据多边规则来细分一下对补贴的定 义,补贴到底有多大的量,都补在了哪些环节。如果是补贴 到了研发领域,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中国有大量的补贴 是到了基础设施, 比如补贴到了资本密集型的电储能设施。 我看了一个材料, 里面说现在正在建的大概有 200 个大型的 储能水库, 总投资要上2万亿, 这种补贴在WTO 里面是不 禁止的,因为没有损害对方的产业。

我们建了大量的充电桩,以及国内对于电动汽车的购车补贴,这些都是我在离开 WTO 之前曾经想做的一个课题,后来因为政治太敏感,就没有做。对补贴来说,有一些是好的补贴,有些是坏的补贴。像刚才所说,对消费的补贴实际上是好的补贴,应该是受到鼓励的。美国等国家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时候,无法离开政府的补贴,所以这时候应该鼓励各国多做这些补贴。中国在电动汽车购车方面的补贴并没有排



除特斯拉,所以我们是非歧视性的,这种补贴在 WTO 里面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电动汽车能够在中国很快发展起来,和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购车的补贴,以及汽车牌照政策都有关系。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如果你有一台电动汽车,马上就能拿到牌照,而且不限号,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鼓励政策,我们应该把它梳理清楚和宣传出去,这样才让对方觉得我们这些补贴是有道理的。

最后,我觉得这场争论不是一个经济上的讨论,我们不要试图用经济理论就能说服他们。这实际上是一场体制战、制度战。这次我们跟耶伦讲了很多经济理论,但她不接受。她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中国现在这么大的体量,国际市场是容纳不了中国的产能和出口的。所以她不跟你讲是不是符合规则,是不是自由贸易,是不是比较优势,而是说国际市场不能容纳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出口。她把这些归究于体制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干预问题,甚至给我们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我们从一开始讨论时就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大背景,不要掉到他们所设的话语陷阱里去讨论。我就简单说这一点意见。

乔依德: 好,非常感谢易小准最后的点评以及对前面的总结。我们在第一轮时,大家都发言了。我想大致总结一下共识: 一方面是注意不要陷入话语陷阱,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把道理说清楚,两者怎么能够平衡起来。关于第二点,比如说对欧洲,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是从市场方面,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5月份习主席可能要访问法



国,电动汽车的事情怎么解决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对于补贴,大家讲的很好,就是要分清楚哪些是可以补贴的,哪些我们自己也要注意限制。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听听大家对于我们下一步还能做什么的看法。大家已经讲了一些大的方面,但是没有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最近报纸上提到关于在墨西哥投资的问题。中国现在在墨西哥投资设厂,特朗普已经说了不允许中国在墨西哥建厂,但是另外我了解到,有些专家刚刚考察过墨西哥,墨西哥政府好像还是很支持的。我对这个信息也还没有很好的掌握。

高峰:墨西哥、东南亚,这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去那里设厂,解决它的就业、税收问题,同时解决一部分产业问题,也就是原来我们在越南做的事情,这是必然的做法。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很多引进外资的政策,现在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下我们对外投资的一些政策?墨西哥政府是举双手赞成,这样一来,中国的统一战线就建起来了。

徐明棋: 但是问题是,贸易协定含有原产地规则,中国到别国设厂,原材料、组件都来自于中国,到时候按百分比一算,也没有好处。

高峰:对于美国,就是我们最早讲的要丢掉幻想。

徐明棋: 所以墨西哥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回缩了,本来是积极支持的。

高峰:现在绝对要丢掉对于美国的幻想。我认为至少在 短期内,跟美国的关系是不可修复的,而且短期内改变不了



在美国形成的一个共识。但是我认为,还是希望在欧洲能做 一些工作。

孙海鸣:不修复同美国的关系,其实从我们的根本长远 利益来讲,未必是有利的选择。我感觉现在中央政府在很多 公开层面上都表达希望和欢迎同美国修复关系,我们的红线 是在美国不能支持台独,这是重大问题,其他方面的让步可 能都不是问题。

高峰: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处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大家都知道在斗,但是都不把脸撕破。我们可以做更多做欧洲的工作,比如我们宁德电池在匈牙利做了很多投资。欧盟不是一块铁板,它其实更容易做工作。

张永安:高董让我插一句话。我们徐老师可能也很清楚,多少年以来,在上海、北京研究欧洲问题的学者,在讨论相关的问题时都透露出一种观点,那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打好欧洲这张牌,目的是想打好同美国的牌。去年我花了很多精力把邓小平年谱从图书馆借来,借来以后我检索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在很多场合都引用过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凡是同美国关系搞好的,国家都变好变富了,老百姓生活都好过了。"最终我通过邓小平年谱也没有查到。

高峰: 我记得应该有,这是在邓小平访问美国的飞机上 跟某个人讲的一句话。这个我记得读到过。

张永安: 讲这个问题,我主要想表达什么看法呢,就是我们并不想和美国把关系搞死,我们仍然希望在不踩到我们 红线的基础上,跟美国保持一种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这符合



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要把问题对立起来。

高峰: 这个不是对立。我的观点是, 如果纯粹从经济利 益来讲,美国现在通胀问题很严重,我有切身体会。我每年 在美国住起码三四个月,有很明显的感觉,要做到真正的互 补其实是有可能的。从经济利益上来说,所谓以前的亲美立 场依然成立,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双方的意识形态没有办法统 一。我最近经常问一些美国朋友,有一位朋友就说你们中国 是战狼外交。我就问他们一句话,我们能做些什么不同的事 情让你改变对我们的看法呢?上次艾伦过来,我也问同样的 问题, 但没有人能给我答复, 这就是美国商界现状。我接触 到很多华尔街人士,当这种偏见变成一个国家策略,这种文 化是很可怕的。我在美国从读书到现在大概有40年了,实 际上现在我觉得,这种文化要把你往黑涂,一定是最黑的, 要把你往好了涂, 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在穆斯林的问题 上,美国对于印度的态度和对我们新疆的态度可以体现这种 文化。他们自己的有识之士也都在看这个事情,对吧?上 次美国被逼着在加沙问题上投了弃权票,全世界欢欣雀跃, 美国马上出来讲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具有约束性。同样 的话, 联合国通过对北朝鲜的制裁和对伊朗的制裁, 也不 具有约束性吗? 但它不说这个事情。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呢, 你跟它讲道理, 它认的是你的实力。到目前为止, 我同意你 的看法,不能把关系搞死,斗而不破。美国要来中国访问, 我们当然欢迎,不过美国说美国的,中国说中国的。但是我



认为,如果希望美国再给我们一个助力,在目前这个阶段是 很难的。

在这里面,也很难找到一个源头。其实最近两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源头,到底为什么构成这种偏见?我认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最容易找到的形成原因,就是就业问题和出口问题,最后都可以往中国身上一贴,而且政治人物还不讲理。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自己也授人以柄,我们自己的宣传不到位,其实我们共产党是搞宣传起家的,怎么能在宣传上输给人家?这很不可思议,我们这方面要多学习。

乔依德: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崔教授,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崔凡:其实对这次的事情,我跟易小准部长有一个非常一致的看法,易部长前几年也跟我们讨论过,前段时间我们当面讨论了一次。我刚才一开始说,这个问题跟上一次钢铁产能过剩很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到,对于西方的一些政策,纽约时报的那些报道,包括下面的评论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评论里很多人都反对美国这些说法。不像以前那样,对于任何事情都怼中国,现在很多美国人都在评论下面嘲笑耶伦的说法,说中国卖给我们便宜的新能源产品正好符合减排的要求,这不是好事吗?所以对我们来说,在这几个美国最关心的领域,恰恰涉及到低碳减排,实际上使得我们在这次和美国的博弈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当然美国有很多政策现在还具有不确定性。



欧盟和英国现在都在推迟传统燃油汽车停止使用的时限。英国本来定的计划是 2030 年停止燃油汽车的使用,现在一看中国的车越来越多,他们把年限推迟到了 2035 年。欧盟在去年好不容易说是到 2035 年,结果这段时间又在讨论要推迟,现在好几个国家也说要推迟,但还没有定下来,估计确实会推迟。现在一买的话,说不定买的都是中国车。

我们新能源产业这几年的发展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因为我们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做了贡献。这个贡献实际上和制度之争有关系。在全球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英国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个领袖人物,叫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她于 1998 年去世,她去世前在病床上写了最后一篇文章"西方失败体系",不光是指西方,讲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应对的三大全球性困难或问题,这三大问题一个是贫富悬殊差距,一个是金融危机,一个是环境气候问题。在 1999 年之前,大家还在讨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问题。她当时指出,再往后发展下去的话,会有一些弊端,这三大挑战将难以应对。她提出这个问题时,其他政界人物很少关注这个问题,实际上她是顶尖学者,也是发在顶尖的国际关系杂志上,但是在政界影响不大。

这个问题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从中国开始的,中国比较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很严肃地在想各种办法来应对,最后形成的总体方案就是在十八大、十九大时形成的"三大攻坚战"方案,就是应对三大挑战或者三大问题。三大攻坚战进入新常态



以后,我们就说"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宁愿把GDP的速度拉下来一些,也要把三大攻坚战打好,要把风险排除掉。我们用的是什么手段呢?实际上就是把政府和市场两者结合。在这几年中,中国在三大攻坚战中,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平心而论,在很多问题上比西方处理得更好。如果没有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有效配合,不可能形成现在的新能源产业。针对这个事情,宣传部门后面会有大量密集的跟西方的辩论,现在才刚刚开始,内宣外宣都会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制度,即我们新兴的举国体制,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配合,跟市场经济的很多理论是吻合的。比如说不可诉补贴,什么时候我们应该采取市场干预手段,针对环境、贫富悬殊、研发等等问题,这些补贴是有科学依据的,即使在西方理论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很多科学依据。所以对我们来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把政府和市场很好地结合起来。关于我们的补贴制度,还是有很多问题,主要是一些边界线的问题,尤其是在世贸组织秘书处给我们起草的政策报告中关注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问题。这些引导基金能够发挥作用,比如促进新产业的发展等,但是里面还是有问题的,对于如何发挥市场的根本调节作用,有一些地方其实还没有完全做到位,甚至对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一些扭曲或破坏作用。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要尽量多一些市场化导向,一方面我们自



己要改革。在外面我们不能把产能过剩看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对内来讲,我们要采取一些改革措施,要看到我们自己确实还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还是要加强去改革。 这是我的主要看法。

乔依德: 我最后也做一个发言,听了大家讲的内容,我很受启发。大家讲了很多东西,我们在这里也形成了共识。最近,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我在美国呆了九天,参加了一些研讨会,见了很多相关人员,也交谈了很多次,包括真正的老外,包括我们在那里工作的同事,也见了 IMF 国际组织的中国雇员。他们有一些说法也很有意思,他们对中国也很了解,但不是政府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放得开。

从各方面来讲,刚才大家有比较统一的观点,我刚才已经总结了,就不重复了;也有一些好像不完全一致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可以有所统一。比如说刚才高峰讲到对美国不能幻想,张永安教授讲到以前小平同志讲的话,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我是这样认为的,由于时间段不同,小平同志在 30、40 年以前讲的话不一定符合现在的情况,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是说他这句话没什么道理,还是有道理的。我在美国念书时的校友现在是布隆伯格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们这次也谈得比较深入。他后来讲了一个有关中美贸易关系的观点,就是中美关系好,双方都得利,但是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及中国技术的进步来看,中国得到的好处是更多的,如果中美关系不好,双方都受损失,但可能中国损失会更多一点。我不知道大家



同不同意这个结论。他有这样一个说法。

在最近的高层论坛中,习主席接见了 18 个人,在谈话时,习主席讲了一句很好的话,报纸上也登了,就是"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很客观的,也就是不要有大冲突。在旧金山会议以后,大家基本上还是很肯定这个观点的。所以对于这个事情,你们讲的话有可以统一的地方,也比较客观。美国有好多人是全球主义者,他们这些人还是希望中美能有一个稳定的好的发展。美国有一部分人还是能够沟通的,决策层对中国是肯定的排斥态度,但是在底下还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

高峰:我讲一些数据。在以前投资银行,每年开会时都会介绍一些公司。今年在旧金山讨论时,没有介绍一家中国公司。这说明在技术上,美国要跟你脱钩。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就是你要脱钩,我不让你脱钩。我同意张教授的说法,如果要真的跟美国一刀两断,那就回到冷战时期了,因为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间没有交界,两边就是对立阵营,现在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乔依德: 我在美国碰到一个人,他的企业有 120 年生产碱的工艺,这个谁来审查?没有人审查。我跟他聊天时,他就很害怕,害怕什么呢?万一中美闹矛盾,他开的厂一分钱拿不回去。这种外溢的效应是我们要充分估计的,他没有任何高科技,就是生产碱的。他在中国也有工厂,要不要再投资?他犹豫了。

高峰:这个是寒蝉效应。



徐明棋: 我再最后讲一点,我同意老乔的意见,我们在 这里,形成了一些共识。第一,不能纯粹从经济学意义上来 看待美国对我们产能过剩的指责;第二,它是一个大国博弈 的手段: 第三, 在产业政策指导下, 中国的确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但是也留下了一些让人垢病的现实情况。我们既要从 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同时可能也需要对我们的产业政策做 个检讨,让中国的产能过剩这种现象不要表现得那么极端。 其实产能是过剩的,我同意你们刚才讲的市场竞争,问题在 于我们国内不是真正的市场,都是地方政府根据产业政策主 导进行大规模的补贴。这是补贴出来的一个市场,补贴到 产能小而且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不断生产,浪费了很多资金, 也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中央层面把产业政策把控 得更好一点,有比较准确的预测,现在把一些领先的企业, 比如像明德这种企业,来充分实现它们的产能,就没有必要 搞那么多小电池厂了。这种情况如果能够得到一定的遏制, 中国的出口企业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不需要很多 的数量来支撑。现在千军万马都出口,但是获得的利润很 少,而且被人家垢病,是吧?从增加值这个视角来看,我们 还是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政策措施。这些经济活动好像是市 场行为, 但人家垢病你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 我们要承认这 一点。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补贴,哪来那么多的市场的行为? 当然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产业, 所以我们中国要培养自己的 竞争力, 国外也承认打不过你。但是问题是数量不能太多, 因为通过全球化,国内产品都出口了,各式各样的品牌都出



口了,就让人家有所垢病。

乔依德: 时间不早了,感谢大家参与,感谢大家分享那么好的观点。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